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  
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

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，尿屎仍舊在床上。他去了二十多日，就如去了兩年的一般；每日眼淚汪汪，望著門外。那日向他老奶奶說道：「第二個去了這些時總不回來，不知他可有福氣掙著進一個學。這早晚我若死了，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！」說著，又哭了。老奶奶勸了一回。忽聽門外一片聲打的響，一個兇神的人，趕著他大兒子打了來，說在集上趕集，占了他擺攤子的窩子。匡大又不氣，紅著眼，向那人亂叫。那人把匡大擔子奪了下來，那些零零碎碎東西，撒了一地，筐子都踢壞了。匡大要拉他見官，口裏說道：「縣主老爺現同我家老二相與，我怕你麼！我同你回老爺去！」太公聽得，忙叫他進來，吩咐道：「快不要如此！我是個良善人家，從不曾同人口舌，經官動府。況且占了他攤子，原是你不是。央人替他好好說，不要吵鬧，帶累我不安！」他那裏肯聽，氣狠狠的，又出去吵鬧，吵的鄰居都來圍著看，也有拉的，也有勸的。正鬧著，潘保正走來了，把那人說了幾聲，那人嘴纔軟了，保正又道：「匡大哥，你還不把你的東西拾在擔子裏，拿回家去哩，」匡大一頭罵著，一頭拾東西。只見大路上兩個人，手裏拿著紅紙帖子，走來問道：「這裏有一個姓匡的麼？」保正認得是學裏門斗，說道：「好了。匡二相公恭喜進了學了。」便道：「匡大哥，快領二位去同你老爹說。」匡大東西纔拾完在擔子裏，挑起擔子，領兩個門斗來家。那人也是保正勸回去了。門斗進了門，見匡太公睡在床上，道了恭喜，把報帖升貼起來。上寫道：「捷報貴府相公匡諱迴，蒙提學御史學道大老爺取中樂清縣第一名人泮。聯科及第。本學公報。」太公歡喜，叫老奶奶燒起茶來，把匡大擔了裏的糖和豆腐乾裝了兩盤，又煮了十來個雞子，請門斗喫著。潘保正又拿了十來個雞子來賀喜，一總煮了出來，留著潘老爹陪門斗喫飯。飯罷，太公拿出二百文來做報錢，門斗嫌少。太公道：「我乃赤貧之人，又遭了回祿。小兒的事，勞二位來，這些須當甚麼；權為一茶之敬。」潘老爹又說了一番，添了一百文，門斗去了。

直到四五日後，匡超人送過宗師，纔回家來，穿著衣巾，拜見父母。嫂子是因回祿後就住在娘家去了，此時只拜了哥哥。他哥見他中了個相公，比從前更加親熱些。潘保正替他約齊了分子，擇個日子賀學，又借在庵裏擺酒。此番不同，共收了二十多吊錢，宰了兩個豬和些雞鴨之類，喫了兩三日酒，和尚也來奉承。

匡超人同太公商議，不磨豆腐了，把這剩下來的十幾吊錢把與他哥；又租了兩間屋開個小雜貨店，嫂子也接了回來，也不分在兩處喫了，每日尋的錢家裏盤纏。忙過幾日，匡超人又進城去謝知縣。知縣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禮，留著喫了酒飯，叫他拜做老師。事畢回家，學裏那兩個門斗又下來到他家說話。他請了潘老爹來陪。門斗說：「學裏老爺要傳匡相公去見，還要進見之禮。」匡超人惱道：「我只認得我的老師！他這教官，我去見他做甚麼？有甚麼進見之禮！」潘老爹道：「二相公，你不可這樣說了。我們縣裏老爺雖是老師，——是你拜的老師，這是私情。這學裏老師是朝廷制下的，專管秀才。你就中了狀元，這老師也要認的。怎麼不去見？你是個寒士，進見禮也不好爭，每位封兩錢銀子去就是了。」當下約定日子，先打發門斗回去。到那日，封了進見禮去見了學師回來，太公又吩咐買個牲醴到祖墳上去拜奠。

那日上墳回來，太公覺得身體不大爽利；從此，病一日重似一日，喫了藥也再不得見效，飯食也漸漸少的不能喫了。匡超人到處求神問卜，凶多吉少，同哥商議，把自己向日那幾兩本錢替太公備後事，店裏照舊不動。當下買了一具棺木，做了許多布衣，合著太公的頭做了一頂方巾，預備停當。太公淹淹在床，一日昏聩的狠，一日又覺得明白些。那日，太公自知不濟，叫兩個兒子都到跟前，吩咐道：「我這病犯得拙了，眼見得望天的日子遠，入地的日子近！我一生是個無用的人，一塊土也不曾丟給你們，兩間房子都沒有了。第二的僥倖進了一個學，將來讀讀書，會上進一層也不可；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，德行是要緊的。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，極是難得，卻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過的順利些，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，改變了小時的心事。我死之後，你一滿了服，就急急的要尋一頭親事，總要窮人家的兒女，萬不可貪圖富貴，攀高結貴。你哥是個混賬人，你要到底敬重他，和奉事我的一樣纔是！」兄弟兩個哭著聽了，太公瞑目而逝，合家大哭起來。匡超人呼天搶地，一面安排裝殮。因房屋漏窄，停放過了頭七，將靈柩送在祖塋安葬。滿莊的人都來弔孝送喪。兩弟兄謝過了客。匡大照常開店。匡超人逢七便去墳上哭奠。

那一日，正從墳上奠了回來，天色已黑。剛纔到家，潘保正走來向他說道：「二相公，你可知道縣裏老爺壞了？今日委了溫州府二太爺來摘了印去了。他是你老師，你也該進城去看看。」匡超人次日換了素服，進城去看。纔走進城，那曉得百姓要留這官，鳴鑼罷市，圍住了摘印的官，要奪回印信，把城門大白日關了，鬧成一片。匡超人不得進去，只得回來再聽消息。第三日，聽得省裏委下安民的官來了，要拿為首的人。又過了三四日，匡超人從墳上回來，潘保正迎著道：「不好了！禍事到了！」匡超人道：「甚麼禍事？」潘保正道：「到家去和你說。」當下到了匡家，坐下道：「昨日安民的官下來，百姓散了，上司叫這官密訪為頭的人，已經拿了幾個。衙門裏有兩個沒良心的差人，就把你也密報了，說老爺待你甚好，你一定在內為頭要保留，是那裏冤枉的事！如今上面還要密訪。但這事那裏定得？他若訪出是實，恐怕就有人下來拿。依我的意思，你不如在外去躲避些時。沒有官事就罷；若有，我替你維持。」匡超人驚得手慌腳忙，說道：「這是那裏晦氣！多承老爹相愛，說信與我，只是我而今那裏去好？」潘保正道：「你自心裏想，那處熟就往那處去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我只有杭州熟，卻不曾有甚相與的。」潘保正道：「你要往杭州，我寫一個字與你帶去。我有個房分兄弟，行三，人都叫他潘三爺，現在布政司裏充吏。家裏就在司門前山上住。你去尋著了他，凡事叫他照應。他是個極慷慨的人，不得錯的。」匡超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費老爹的心寫下書子，我今晚就走纔好。」當下潘老爹一頭寫書，他一面囑咐哥嫂家裏事務，灑淚拜別母親，拴束行李，藏了書子出門。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。

匡超人背著行李，走了幾天旱路，到溫州搭船。那日沒有便船，只得到店權宿。走進飯店，見裏面點著燈，先有一個客人坐在一張桌子上，面前擺了一本書，在那裏靜靜的看。匡超人看那人時，黃瘦面皮，稀稀的幾根鬍子。那人看書出神，又是個近視眼，不曾見有人進來。匡超人走到跟前，請教了一聲「老客」，拱一拱手。那人纔立起身來為禮。青銅直身，瓦楞帽子，像個生意人模樣。兩人敘禮坐下。匡超人問道：「客人貴鄉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姓景，寒舍就在這五十里外，因有個小店在省城，如今往店裏去，因無便船，權在此住一夜。」看見匡超人戴著方巾，知道他是秀才，便道：「先生貴處那裏？尊姓台甫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小弟賤姓匡，字超人。敝處樂清。也是要往省城，沒有便船。」那景客人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我們明日一同上船。」各自睡下。

次日早上上船，兩人同包了一個頭艙。上船放下行李，那景客人就拿出一本書來看。匡超人初時不好問他，偷眼望那書上圈的花花碌碌，是些甚麼詩詞之類。到上午同喫了飯，又拿出書來看看，一會又閒坐著喫茶。匡超人問道：「昨晚請教老客，說有店在省城，卻開的是甚麼寶店？」景客人道：「是頭巾店。」匡超人道：「老客既開寶店，卻看這書做甚麼？」景客人笑道：「你道這書單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會看麼？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講八股的。不瞞匡先生你說，小弟賤號叫做景蘭江，各處詩選上都刻過我的詩，今已二十餘年。這些發過的老先生，但到杭城，就要同我們唱和。」因在艙內開了一個箱子，取出幾十個斗方子來遞與匡超人，道：「這就是拙刻，正要請教。」匡超人自覺失言，心裏慚愧。接過詩來，雖然不懂，假做看完了，瞎贊一回。景蘭江又問：「恭喜人泮是那一位學臺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就是現在新任宗師。」景蘭江道：「新學臺是湖州魯老先生同年。魯老先生就是小弟的詩友。小弟當時聯句的詩會，楊執中先生，權勿用先生、嘉興蘧太守公孫駝夫、還有婁中堂兩位公子——三先生、四先生，都是弟們文字至交。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神交，不曾會面。」匡超人見他說這些人，便問道：「杭城文瀚樓選書的馬二先生，諱叫做靜的，先生想也相與？」景蘭江道：「那是做時文的朋友，雖也認得，不算相與。不瞞先生說，我們杭城名壇中，倒也沒有他們這一派。卻是有幾個同調的人，將來到省，可以同先生相會。」匡超人聽罷，不勝駭然。同他一路來到斷河頭，船近了岸，正要搬行李。景蘭江站在船頭上，只見一乘轎子歇在岸邊，轎裏走出一個人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寶藍直裰，手裏搖著一把白紙詩扇，扇柄上

拴著一個方象牙圖書；後面跟著一個人，背了一個藥箱。那先生下了轎，正要進那人家去。景蘭江喊道：「趙雪兄，久違了！那裏去？」那趙先生回過頭來，叫一聲：「哎呀！原來是老弟！幾時來的？」景蘭江道：「纔到這裏，行李還不曾上岸。」因回頭望著艙裏道：「匡先生，請出來。這是最相好的趙雪齋先生，請過來會會。」匡超人出來，同他上了岸。

景蘭江吩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裏來。」當下三人同作了揖，同進茶室。趙先生問道：「此位長兄尊姓？」景蘭江道：「這位是樂清匡先生，同我一船來的。」彼此謙遜了一回坐下，泡了三碗茶來。趙先生道：「老弟，你為甚麼就去了這些時？叫我終日盼望。」景蘭江道：「正是為些俗事纏著。這些時可有詩會麼？」趙先生道：「怎麼沒有。前月中翰顧老先生來天竺進香，邀我們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詩。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，船只在這裏住了一日，還約我們到船上拈題分韻，著實擾了他一天。御史苟老先生來打撫臺的秋風，丟著秋風不打，日日邀我們到下處做詩。這些人都問你。現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魯老先生徵輓詩，送了十幾個斗方在我那裏。我打發不清。你來得正好，分兩張去做。」說著，喫了茶，問：「這位匡先生想也在席，是那位學臺手裏恭喜的？」景蘭江道：「就是現任學臺。」趙先生微笑道：「是大小兒同案。」喫完了茶，趙先生先別，看病去了。景蘭江問道：「匡先生，你而今行李發到那裏去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如今且攬文瀚樓。」景蘭江道：「也罷；你攬那裏去，我且到店裏。我的店在豆腐橋大街上金剛寺前。先生閒著，到我店裏來談。」說罷，叫人挑了行李，去了。

匡超人背著行李，走到文瀚樓問馬二先生，已是回處州去了。文瀚樓主人認的他，留在樓上住。次日，拿了書子到司前去找潘三爺。進了門，家人回道：「三爺不在家，前幾日奉差到台州學道衙門辦公事去了。」匡超人道：「幾時回家？」家人道：「纔去，怕不也還要三四十天功夫。」匡超人只得回來，尋到豆腐橋大街景家方巾店裏，景蘭江不在店內。問左右店鄰，店鄰說道：「景大先生麼？這樣好天氣，他先生正好到六橋探春光，尋花問柳，做西湖上的詩。絕好的詩題，他怎肯在店裏坐著？」匡超人見問不著，只得轉身又走。走過兩條街，遠遠望見景先生同著兩個戴方巾的走，匡超人相見作揖。景蘭江指著那一個麻子道：「這位是支劍峰先生。」指著那一個鬍子道：「這位是浦墨卿先生。都是我們詩會中領袖。」那二人問：「此位先生？」景蘭江道：「這是樂清匡超人先生。」匡超人道：「小弟方纔在寶店奉拜先生，恰值公出。此時往那裏去？」景先生道：「無事閒遊。」又道：「良朋相遇，豈可分途，何不到旗亭小飲三杯？」那兩位道：「最好。」當下拉了匡超人同進一個酒店，揀一副坐頭坐下。酒保來問要甚麼菜。景蘭江叫了一賣一錢二分銀子的雜膾，兩碟小喫。那小喫，一樣是炒肉皮，一樣就是黃豆芽。拿上酒來。支劍峰問道：「今日何以不去訪雪兄？」浦墨卿道：「他家今日譙一位出奇的客。」支劍峰道：「客罷了，有甚麼出奇？」浦墨卿道：「出奇的緊哩！你滿飲一杯，我把這段公案告訴你。」

當下支劍峰斟上酒，二位也陪著喫了。浦墨卿道：「這位客姓黃，是戊辰的進士，而今選了我這寧波府鄞縣知縣。他先年在京裏同楊執中先生相與。楊執中卻和趙爺相好，因他來浙，就寫一封書子來會趙爺。趙爺那日不在家，不會會。」景蘭江道：「趙爺官府來拜的也多，會不著他也是常事。」浦墨卿道：「那日真正不在家。次日，趙爺去回拜，會著，彼此敘說起來。你道奇也不奇？」眾人道：「有甚麼奇處？」浦墨卿道：「那黃公竟與趙爺生的同年、同月、同日、同時！」眾人一齊道：「這果然奇了！」浦墨卿道：「還有奇處。趙爺今年五十九歲，兩個兒子，四個孫子，老兩個夫妻齊眉，只卻是個布衣，黃公中了一個進士，做任知縣，卻是三十歲上就斷了絃，夫人沒了，而今兒花女花也無！」支劍峰道：「這果然奇！同一個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一個是這般境界，一個是那般境界，判然不合。可見『五星』、『子平』都是不相干的！」說著，又喫了許多的酒。浦墨卿道：「三位先生，小弟有個疑難在此，諸公大家參一參。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、月、日、時生的，一個中了進士，卻是孤身一人；一個卻是子孫滿堂，不中進士。這兩個人，還是那一個好？我們還是願做那一個？」三位不曾言語。浦墨卿道：「這話讓匡先生先說，匡先生，你且說一說。」匡超人道：「『二者不可得兼』。依小弟愚見，還是做趙先生的好。」眾人一齊拍手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」浦墨卿道：「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。趙爺各樣好了，到底差一個進士。不但我們說，就是他自己心裏也不快活的是差著一個進士。而今又想中進士，又想像趙爺的全福，天也不肯！雖然世間也有這樣人，但我們如今既設疑難，若只管說要合做兩個人，就沒的難了。如今依我的主意：只中進士，不要全福；只做黃公，不做趙爺！可是麼？」支劍峰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趙爺雖差著一個進士，而今他大公郎已經高進了，將來名登兩榜，少不得封誥乃尊。難道兒子的進士，當不得自己的進士不成？」浦墨卿笑道：「這又不然。先年有一位老先生，兒子已做了大位，他還要科舉。後來點名，監臨不肯收他。他把卷子擲在地下，恨道：『為這個小畜生，累我戴個假紗帽！』這樣看來，兒子的到底當不得自己的！」景蘭江道：「你們都說的是隔壁帳。都斟起酒來滿滿的喫三杯，聽我說。」支劍峰道：「說的不是怎樣？」景蘭江道：「說的不是，倒罰三杯。」眾人道：「這沒的說。」當下斟上酒喫著。景蘭江道：「眾位先生所講中進士，是為名？是為利？」眾人道：「是為名。」景蘭江道：

「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，外邊詩選上刻著他的詩幾十處，行遍天下，那個不曉得有個趙雪齋先生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著哩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眾人都一齊道：「這果然說的快暢！」一齊乾了酒。

匡超人聽得，纔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。景蘭江道：「今日我等雅集，即拈『樓』字為韻，回去都做了詩，寫在一個紙上，送在匡先生下處請教。」當下同出店來，分路而別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交遊添氣色，又結婚姻；文字發光芒，更將進取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